

孙村大鼓

文/张智发

大鼓与武术是我们孙村并驾齐趋的两项传统娱乐项目，两者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。武术班赴庙会演艺，前边总有大鼓铿锵助威，博得满场喝彩。如今妇女也擂鼓显威，代表孙村演艺四方，一扫当年男子独霸鼓架的局面，真是气象一新。新春佳节就快到了，孙村又将迎来大鼓闹春之时。想起村里在上世纪70年代恢复大鼓的往事，一时间鼓情鼓趣一齐涌上心头。

我们村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，历史上素有敲大鼓的传统，但“文革”期间销声匿迹。到了1974年冬，大队顺应民意，计划重新张一面大鼓，分派孔成和我（时任大队会计）具体负责张鼓事宜。我们孙村与东开发区的中仰陵村世代友好，互称“东排”“西排”。东排（中仰陵村）安排赵辰、左存福等人来到我村，帮忙张鼓。张鼓最重要的是要买两张好牛皮，要用北方产的黄牛皮，而且必须是仔牛（母牛）。公牛皮、水牛皮不能用，有癣、疤的不能用，甚至有针眼的都不能用。因为张鼓时必须踩鼓，将牛皮加力拉开拉薄，这时一个针眼就可能被拉拽成一个小洞，影响鼓的音质。记得村里张鼓的牛皮是委托本村梁家落户女婿回民唐先生，经百里挑一买回来的。

孙村女子大鼓队



牛皮买好后，又委托东排请来保定地区张鼓技师郭师傅，带着大家一起干。我有幸看到了张鼓的全过程，其中最有趣的是踩鼓：七八个精壮小伙子同时站到牛皮上边，其中一人急促喊号：

“一、二、一！”大家就随着号子声，左右脚交替转圈蹦跶。期间，几个人的步伐必须整齐，假如有一个人乱了步伐，他就会被牛皮弹倒，他一弹倒，便会连累其他人掀翻鼓下。一班人累了再换一班。牛皮张大了，就用绳索将它拉紧再踩，直到老师傅认可为止。说起来，踩鼓的功劳要记在东排中仰陵身上，那些身强力壮、经验丰富的青壮年，都是自告奋勇前来我村帮助踩鼓的。那面鼓张好后敲了许多年，响亮得很！

1975年除夕，当这面崭新的、直径达1.8米的大鼓推到我村舞台前时，大家别提多高兴了！会敲的老一代人，神气十足，在鼓架上扎着马步，抡鼓槌敲将起来，年轻人跃跃欲试，总被训斥下来：要先从拍钹学起。我在张鼓期间，提前跟村建筑队会计张同喜学了，所以第一次上鼓，居然大部分鼓点都能随上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。记得那天老一代人终于敲累了，年轻人一哄而上，但都不怎么会，这时杜福老人不顾劳累，上鼓教年轻人。那些日子，杜福老人是我们的全职导师，只要我们想学，他一概奉陪。

我至今记得杜福老人所讲的孙村大鼓的要领。站姿：身要正，膝要曲，两脚分开成骑马蹲裆式。举槌：要埋头过脑，就像武术班里耍单刀，“左三刀，右三刀，刀刀不离后脑勺”——鼓槌要走弧线不能走直线，要从前额掠过，从后脑侧边击出。落槌：要慢、前、齐，沉住气不要快，更不能越敲越快，鼓敲快了，近听乱、远听无音，敲慢点，近听有力、远听有音，在多面大鼓同时敲响时，更得敲慢点儿，才能挫败群鼓，独占鳌头。此外还要注意落槌尽量靠前，即敲到鼓的中间，这样响声才大。

由于那时尚无一点敲鼓的经历，对杜福前辈的话理解不好。待敲了几年鼓后，逐渐体会到杜福前辈所言极是。因为大鼓不同于小鼓，小鼓的鼓面小、上下振动的振幅小，所以频率快，也就可以敲快些；而大鼓的鼓面大、振幅大，频率自然要慢，敲时也要相应慢些。假如你敲快了，鼓面振动刚往上起，你的另一槌已经敲下来，则鼓的振动受阻，鼓音自然也就发不出去。

那段时间，我醉心于大鼓，不但学会了我村的鼓点，也学了东排的鼓点。我曾仔细推敲、比较，发现这两套鼓点各有千秋。东排的鼓点欢快多变，重复少，长短鼓句交叉使用，整套鼓点一气呵成，韵味十足，就像一首宋词；西排的鼓点稳重大方，重复对称，乐感强烈，引鼓、快慢板、踩板各成体系又相互衔接，可适用于不同的场合，表现不同的感情落差，韵味深长就像一首唐诗。然而不管唐诗也好，宋词也罢，朗诵起来是都要慢的，这样才能清晰地送入人的耳目，读诗词如此，敲大鼓又何尝不是呢！

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，我村大鼓另有一个妙趣之处，那就是换成小鼓，加快节奏，同样可以。当然，风格也就从刚健有力而转换为欢快活泼。据张同喜说，以前孙村除大鼓外还有几十张小鼓，每逢村民家中娶新媳妇，小鼓班都要去敲一通以示祝贺。并且，这种服务都是义务的，连口饭都不吃，从中亦可窥见孙村人团结互助的美德。

40多年来，我一直都酷爱敲鼓，近些年因为身体原因，不得不敬而远之、远而听之，不过，实在耐不住了，也上鼓敲一通过把瘾。虽然敲完胳膊会疼上几天，但心中的满足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

（本文图片由《孙村报》编辑部提供）

编辑：安春华